

二姑娘

蔡智力（2013年畢業）

「外婆，我要結婚。」這是二姑娘留給人們的最後一句話。

「外婆，快回來給我沖涼。」村子裏，人們還在講著二姑娘的故事。

那時二姑娘方五六歲光景，離她以驕傲的語氣向秀娟宣佈結婚之事，也快二十年。她向巷口大聲喊著，全村都能聽到。「知得咯，天收——」秀娟在巷口賭牌，正輸得嗷嗷叫，「被這個天收喊衰晒。」但她的肥臀，卻始終沒離開那張被壓得嚴重扭曲的竹椅。直到天大黑，所有人都說著回家睡覺，她才依依不捨離開。那時，二姑娘早已睡著了。

她抱著門口的大石頭，睡得很香。

夢，是一個純粹的世界。

二姑娘名叫翠兒，沒有姓。

本族姓李，但叔公始終沒將她寫進戶口本。二姑娘跟她外婆長大，「翠兒」正是外婆起的名兒——可見每個婆娘都有一個溫柔的世界，即使她肥得與溫柔風馬牛不相及。

可秀娟家的戶口本，也不見二姑娘名字。

二姑娘卻從來不因為「無姓」而表示不滿。她對於一切似乎都習以為常，仿佛整個人世間都與她毫不相干。

在學校填寫資料，她堅持將姓氏一欄空著不填——實在沒有合適的漢字能填得滿那個小格子。有時大抵實在拗不過，她便以「翠」為姓，以「兒」為名。老師也多沒過分為難她。

山村的土鱉學校，就這樣兒了。

我至今依然記得，當我的貞操正在發育的時候，媽媽每天用她的血水來哺育我。

泥巴禁錮了我尋找世界的雙腳。

在沒有絕對是、絕對非的陽光下，我賣一個嫵媚的笑。

告訴我一個沒有禿鷲的世界。人死了，可以自由升上天堂。

那麼，我將去尋找，尋找一切正確的答案。

是的，這不是一個愉快的故事，甚至連故事也稱不上。我不是講故事的，只是一個天天浸泡在夢雨中醒不來的混蛋。僅此而已。

二姑娘的那次表演，讓好多大老爺們都流了眼淚。

我以前老以為，女人翻唱男人的歌，怎麼都不會有味道的，正如男人翻唱女人的一樣。

男人本應該就是男人，女人本應該就是女人。

但那天，就在那天，我徹底改觀。她翻唱的還是外文歌。沒上過兩年學的翠兒，英文歌唱得那麼來勁，讓我甚是捉摸不透，更讓我情無以堪。

多年以後，我才逐漸找到她唱的其中兩首：*Smells Like Teen Spirit* 和 *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*。她以顛覆性的男性狂野表現出的旋律，長久地勒著我的脖子，纏繞著，撕扯著，讓我無法呼吸。我出奇地記憶深刻。而其實，對於聲音的記憶，我向來異常遲鈍。

My girl, my girl, don't lie to me. Tell me 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?

臺上迷狂的翠兒，平日裏那個默默無言的二姑娘，已蕩然無存。即便我日後

也看了一些明星表演，但未見過那樣以生命演唱的。

鐵屋子裏的怒吼，咆哮。

一些曉唱的男孩女孩，也拉開嗓子，跟著吼。眼神閃閃地發光，像要淹沒一個世界，淹沒陰霾籠罩的北京。臘月深冬，看不見滿地落紅。他們光著膀子，相互擠著、衝著、狂笑著、喊哭著，還將一個只在兩腿間夾著底褲的小伙子，拋上眾人頭頂，像搖擺的人籠。小伙子那白裏泛黃的三角世界，書寫著許多漆黑中不忍言說的陳年舊事。

衝啊，這是早晨八九點鐘最感人的故事。

面對底下赤熱的狂潮，翠兒只是默默地豎起中指。指向那將要被震落的陰暗的棚頂，指向所有為她吶喊的人們。狂潮更狂潮。

翠兒，誰也沒想到，擁有如此溫柔名字的女孩，如此狂野地搖擺著。

二姑娘沒有爸媽。但她有很多男人。

二姑娘走了，我們沒有任何損失。

人們仍舊下田種地，上山打柴。男人閑時逛窯子，女人偷情。

只是夜裏一陣微風吹過。

吹不醒人民的春夢。

星星還在天空，悠閒地說著天南地北。

影子跌落在夏日的池塘裏，晶瑩得讓人陶醉。

旋轉著手上的棉花糖。

快樂得無邊無際。

漆黑的，潔淨而可愛。

那個夏天最大的一場雨，電閃雷鳴，天穹像要被撕裂似的，讓人好不揪心。雨稍停歇，兜襯慌慌張張地從後山跑回來，整個村子便炸開了。人們都紛紛往後山跑去。

雨後的山林，顯得特別清爽。和平的世界。

山腰上，一個男人攔腰掛在樹丫上。是村裏的寡漢秋生。他面色死白，身體都已僵硬。一陣大風過去，下垂的四肢像時鐘的擺陀，來回擺動，規整得讓人感動。

人們都說，秋生是被蛇妖吸了魂魄。

我將信將疑。他身上沒有半點傷痕。我更願意相信他是被武林高手用內功震傷。

這是關於後山蛇妖的第一個故事。

原來說，連戶口都沒有，學校怎麼肯收啦？再說去了學校，不就提醒了人家，這兒還有個超生的被偷偷藏著。員警肯定要來捉人去槍斃了。

多得譚校長體諒，翠兒才讀上了書。

翠兒本身呢，也不央求去書房。我看著村裏同年的娃，個個都背著書包仔回書房，心裏噎著不爽。但又有甚計？可巧那天在井頭洗衫，撞著譚校長，說翠兒這麼大了，該上學了。譚校長真是個大好人，知得我們生活困難，也給我們保守秘密。無怪得那天夜裏，我夢見翠兒死鬼外公抱只金豬回來。

我活這麼多年，都沒吃過金豬。年年拜山見人家的金豬，都恨不得去撕一塊、搶一塊。哎呀，那只金豬放在灶台上，竟然嗖地一聲跳到地上來了。還眨著眼睛，嘿嘿地笑。三幾下竄出屋外，「咚」的一聲，便跳進水塘裏就不見了影。

我哪裏知得她這幾年出去，都做了些什麼？她從不跟我要錢，我也不靠她過日子。常年都沒幾天近家的。她老子阿奶都不理了，我哪管得了？

就讓她成野人了。

死鬼阿秀娟老了咯，不中用了咯。你看我這骨頭，吱吱吱的，肯定有一只老鼠在裏面。

二姑娘說，中國有七十萬女人叫翠兒。

一個人坐在巷口大石上，二姑娘常對著黑色的天空發呆，無論那裏有星星，無星星。二姑娘說，黑色的美麗是最純粹的，那裏是她生命的所在。她閉著眼睛，仿佛自己真個漂浮於那無窮的浩宇中，自由翱翔。

二姑娘說，沒有名單的中國人很快活。可以隨時來、隨時去，不留任何印記。

哦，別譴責我這是無邏輯無道理的混話。二姑娘對其他人不說一句，但跟我卻多話。當然我也沒多少聽懂的，大抵是我那時還太小罷。不過，有時標榜以現實主義邏輯敘述的，也未必是合乎邏輯的敘述。

二姑娘說，她在城裏有好多男人。當然她不靠男人吃飯。男人只是給她帶來快感而已。當男人都以為征服了她時，她卻也認為征服了他們。當然，誰征服誰，鬼才曉得。她過著類似於一夫多妻的傳統生活——說不準就是多夫多妻。那只存在於遙遠的過去的理想世界——偉人崇敬傳統，卻忘了它的生活。二姑娘說，那樣的時刻，她總能居高臨下。整個世界都是她的封地。

如果不是因為音樂，**Kurt Cobain** 不會死，**Beethoven** 不會，**van Gogh** 也不會。

音樂會殺人，就像空氣一樣。

他用他叔叔的獵槍，將自己的嘴巴打成麻花。他的屍體躺在樂隊練琴的車庫

裏，那裏誕生的音樂不知殺死了世界上多少青年。牆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，是他臨死當晚寫的，卻一個字都看不清。他用盡全身所有的液體，赤橙黃綠藍靛紫，塗鴉了一幅世界地圖——巨型的世界地圖，能與它的實體媲美。

他說他的死，是因為沒人真正懂得欣賞他的音樂，連他最忠實的歌迷也不能。他絕望，他死。

他的音樂真的那麼深奧嗎？他說是。

他說，他的音樂裏有七條龍，七只鳳。

我姐出嫁前，是村裏頭號的美女。生下二姑娘後，就焉了。眼神不見半點光，讓人好不心酸。可她家婆是個厲害角色，非要抱孫子。二姑娘都四五歲了，還不給入戶。專為她孫子留這個名額。超生一個，可要罰好幾萬。她家也並非有錢的主兒，更捨不得那錢，只得使這計劃。其實就是捨不得。

不知是不巧還是巧。

那些年，我弟夫婦卻不能生。爸媽當然愁眉苦臉。親家兩邊一拍即合。那邊想支開二姑娘，好生個男孩；這邊也計劃著，常年留二姑娘住，以便日後過繼。但雙方都只是觀望，沒有人心痛時間，二姑娘最終在兩家都沒入戶。

不知是不巧還是巧。

我姐最終還是爭了一口氣，生了個兒子。白白胖胖的那小子，憨得讓人討厭——儘管旁人都很喜歡，但我從來沒抱過他，二姑娘也沒有。另一頭，我弟著急了近十年，終於生了個女兒。人就是這樣貪心的，不能生時就盼著有個女的；當真生了女孩，還是想把香火續了。第二胎果然來了個兒子，十全十美——生殖器官那玩意兒真讓人捉摸不透。

二姑娘終究更安插無門。

她一直跟在我媽身後，小手緊緊扯著她的衣腳，只是一句話都不說。看誰都只是黑烏烏的大眼睛，冷冷地瞥兩下，而已。

人們常說，二姑娘走過，天就要下雨了。有時還是靈驗的，仿佛真有神靈在。

翠兒沒有爸媽。是我在後山打柴時，在狼窩拾的。狼是好人，識得幫我拾柴。還識得爬到樹上，拾生果俾我食。

那大好晴天卻突然下的大雨，將我逼進山洞。這是上天的註定，將這個怪物送到人間。

它雖然長著人形，但卻爬著走路的，渾身都是長毛，黑烏烏的毛拖在地上。我還以為是一只狼，那時後山可多野狼了。於是我就將它抱回家。本來想割開吃了，我想看看狼的味道跟狗有什麼不一樣。狗肉我可吃的多了，狼肉可有碰過。我想要烤著吃，像燒金豬那樣。脆脆的皮，一定很香。

我這輩子都沒吃過金豬，年年清明看到人家用金豬拜山，我就很想吃。我長日跟死鬼阿剛講，哪年我們也買金豬拜山。死鬼阿剛就打我，罵我，都沒米下鍋了，還買金豬？！將你烤了就有金豬拜山了。我做夢也想著將秀娟烤成金豬吃了。死鬼阿秀娟啊，你老了沒用了啦，不死還有乜用？

將那畜生抱回家後，我燒了水給它刮毛，就像刮豬蹄毛那樣。哎呀，說來又奇了，那畜生沒了毛後，看起來卻像個人了。開水湯它也不會死的。它哇哇的哭，也似有些靈性。一會又沖我笑，說，秀娟，你饒了我命吧，我來世做牛做馬報答你。

我好生奇怪，更生怕得罪了神靈鬼怪。於是，便在豬欄那頭老母豬身上擠了半碗豬奶，喂給它吃。它像吸血鬼那樣將奶水都吸光了，也便不哭了。

它果然是個妖精。但也不見回來報答我，只見來害我。

害得我慘啊。我夜夜都夢見她又變成狼妖，在啃我的老骨頭。

哎呀，說起，這死骨頭又痛了。你聽，這吱吱的聲音，她吃得一定很香了。
狼妖阿翠啊，你別再啃我的骨頭了。

二姑娘還小的時候，桂花時常來看她。買了好多吃的，還有玩具什麼的。二姑娘不喜歡那些，碰都不碰。

那時二姑娘雖然還小，但她也懂得。桂花走時，她總是「媽——媽——」地哭著，扯著單車尾不讓桂花走。連村東頭那邊都能聽聞。哭得喉嚨蒂都出來了，真碎人心肝。人們私下裏都說，真苦了這娃。但又能怎樣呢？

他們兩家真的插不下那個妹子？桂花的眼淚也在晃呢。可又能怎樣呢？

大雨過後，我看見七條龍，七只鳳。

它們自由地飛翔，捲著風，捲著雲。潮濕的空氣裏充滿了愛。

雖然這愛，伴隨著劇烈的陣痛，還流淌著血。人間充滿了愛，這讓我滿心歡喜。

二姑娘走了這麼許多年，秀娟的眼睛也已經瞎了，不能再賭牌。肥碩的臀部，也日見消瘦。當然，那斷估不是為伊消得人憔悴。

她整天孤獨地行走在村子東西兩頭間，嘴裏自個兒嘰哩咕嚕地嘮叨著。只是沒有誰聽得懂她說什麼。村子偶然的東西向規則佈局，為長時間散步而路癡的人們提供了方便，但她卻分不清東南西北，經常性找不到北，回不了家。她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正如她自己時常所嘮叨的。

她也像二姑娘以前那樣，晚上坐在門口的大石頭上，望著黑色的天空發呆。嘴裏始終嘰哩咕嚕的。有時會聽到她說，又一顆掉下來了。然後喉嚨底部發出乾

枯的笑，像是從另外一個世界傳來似的。

桂花偶爾也回來看看她娘。相對無言，只是撫摸著她銀白的頭髮，像摸著自己的一樣。是的，她的頭髮也已花白，那曾經的村花，頭髮也已花白。

桂花啊桂花，驕傲的村花，九月的桂花等不及你的愛惜，便已凋零。你哭泣了嗎？

往事埋藏在幾輩人的心裏，沒有了味道。但卻沒有人願意翻開漆黑中不忍言說的陳年舊事。人們只是默默無言地向著黑色的天空發呆。不忍言說。讓味道在心底繼續埋藏，繼續枯萎，繼續凋零。

「外婆，我要結婚。」那時，二姑娘已經有兩年多沒回過家。她挎著雙肩包，背著吉他，載著春風而來，一進門就對外婆說如是。

我是老來不中用。你羽翼豐滿了，可以自把自為了，甚事都不用跟我商量。結婚？你有本事就去結，跟我講有甚用？你以為劈開雙腿就可以養活自己了？！我告訴你，養得了一時養不了一世。做人還得靠些本事才行。

秀娟噤哩咕嚕數落了半天，二姑娘沒有回一個字。她哼著調兒，悠悠地環視著她的房間，像仰望著默默無言的黑色的天空。

二姑娘只是撿起幾件舊衣裳和那只笨熊，塞進背包裏，轉身走去。挎著雙肩包，背著木吉他，載著春風走向車站——那年春初，村裏人喜氣洋洋地迎接火車的到來，他們多沒見過這麼長的拖拉機。

沒一會，火車唱著東方紅，呼嘯駛出山谷，消失在遠處紅掩半邊天的楓樹林後面。

過了許多年，火車卻再也沒有駛回來。引誘火車進村的鐵軌，也在一夜之間

變成兩條大蟒蛇，在大雨滂沱中鑽進後山叢林。無論村中仙婆如何請神，還是請鎮裏師公佬做法事，都無法將兩只妖孽降服。但自此，後山每年都有村民死於非命，卻是人盡皆知的事情。人民都說是蛇妖所為。

也有人說，二姑娘根本沒有離開。她變成了蛇妖。

二姑娘，世界就在天邊，你將逃到哪裏？

2013年2月於香港